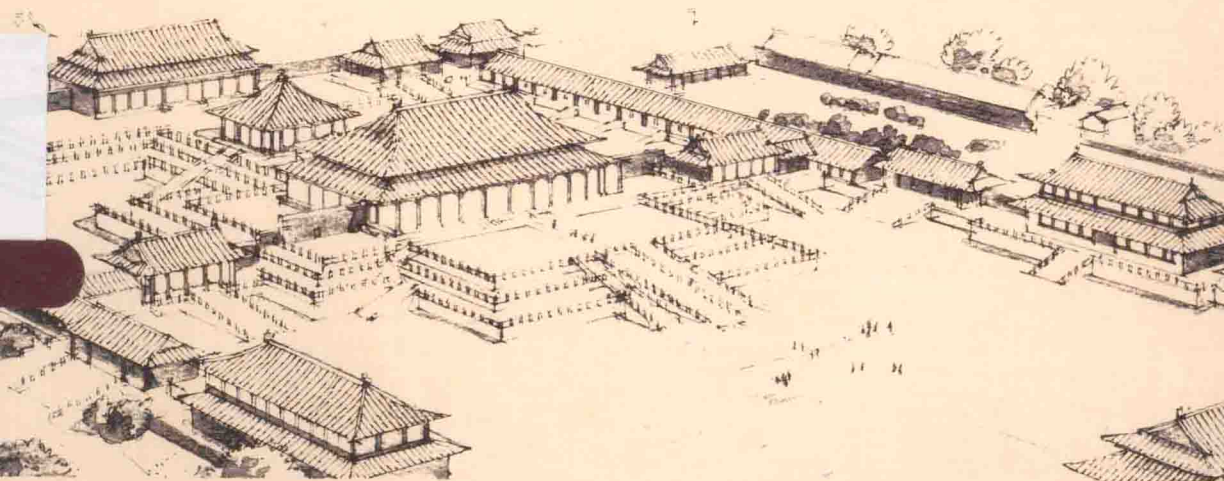




主編 黃其森

院子裏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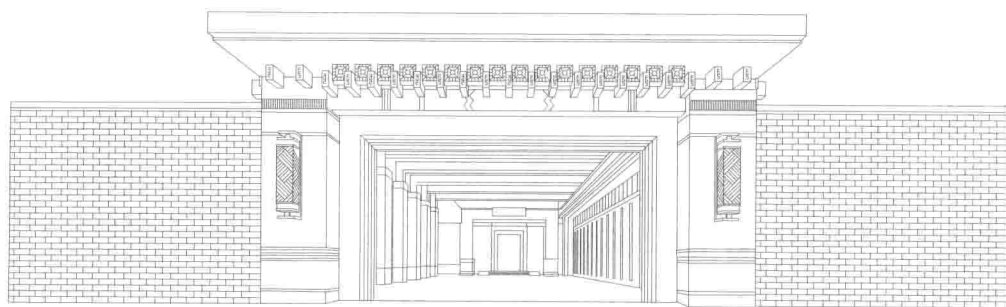


CHINA IN THE COURTYARDS

作家出版社

主編 黃其森

院子裏的中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院子里的中国 / 黄其森 主编.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63-7454-5

I. ①院…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5572 号

院子里的中国

主 编: 黄其森

责任编辑: 李亚梓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21 千

印 张: 17.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54-5

定 价: 4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主 编：黄其森

副 主 编：沈 琳 沈力男

编辑成员：王 倩 刘 勇 徐铁锋 陈 艳

序 言

黄其森

在风和日丽天，抑或月朗星稀夜，坐拥寂静的坊巷与围合的庭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于俯仰之间参天悟地，这便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习惯了的居住方式，也是植根于他们心中浓得化不开的院落情结。

我们常说“家庭、家庭”，这个“庭”字就是指庭院、院子，有庭才有家，有家才有庭，少了哪一个，家庭似乎都是不完美的。

翻开《说文解字》：“院者，坚也。从阜，完声。”“阜”字本义为丘山，所以古代的豪门大院往往讲究依山傍水，背山面水的明堂里，占居风水之利。

风水院落，其实在西周时代便有了，战国时已初具规模。而院落发展成熟的标志，便是北京的四合院：外观规矩，中线对称，用法灵活。往大了扩，就是皇宫、王府；往小了缩，就是寻常人家的平常宅院。以四合院为母体，融合其他元素变体，产生了山西多进式的晋商大院、古徽州四水归堂的小院，还有上海的石库门、青岛的里院，客家人的土楼和围屋，以及广东开平华侨的碉楼。而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江南园林则把传统院落的审美功能推向了极致。总之，在坊巷中围合，在围合中躲进小院成一统。在一统的小世界，可以修身齐家，也可以闭关禅定。因为有家有院，

才是身心放松的港湾。

我的港湾在人文荟萃的福州。福州有著名的“三坊七巷”。在那片坊巷里，朱门阔院，白墙灰瓦，让人流连忘返，备感中国文化的深厚博大与灵动之美。地灵人杰，出将入相，众多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从这里走向辉煌，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格局，林则徐、沈葆楨、严复、陈宝琛、林觉民、林徽因、冰心、林纾、郁达夫，这些响亮的名字，如今依然闪耀在坊巷的上空。这片充满人文价值和灵性才情的坊巷，是我作为一个福建人的骄傲，也正是泰禾院子系最早的灵感来源。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全国各地的建筑都长成了同一副面孔，欧式建筑开始充斥每个城市。我总是在想：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建筑，难以唤起国人的文化情感，更别提能让外国人从中领略中国建筑、园林的博大精深？这其实是一种不自信——文化上的不自信，导致崇洋媚外，迷失自我。

在全国两会期间，我也曾跟记者朋友们交流：如果遍地是“罗马小镇”、“托斯卡那”、“加州水岸”，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中国人自己的“乡愁”呢？睡在罗马小镇，又如何做出美妙的“中国梦”？

所以，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当然，院子也是需要现代语言的。保留传统内核，输入现代元素。既不割裂历史，又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已有的套路上。师古而不泥古，在保留中突破，在突破中展示和谐与个性，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只要这种挑战能够让中国人更加诗意地栖居，便是泰禾矢志不渝的方向。

除了建造有形的院子，我们还要建设抽象无形的院子。那就是梳理全国各地的庭院文化，编选这本别开生面的散文集。我们选取了五十五篇以院子、园林文化为主题的名家名作，其中不乏

大师、巨匠。从江南到北国，从叙往事到抒闲情，从皇家气象到百姓民居，说院子，谈感悟，聊人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及情怀。

如果说窥一斑而知全豹，那么从大江南北不同院落的设计、陈设，乃至主人的性情爱好，则可以见微知著整个的中国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也就浓缩在这一方方或大或小的院子里。是为《院子里的中国》。

斯为序。

目 录

黄其森 序言 /1

能不忆江南

- 王 蒙 苏州赋 /3
余秋雨 千年庭院 /6
叶圣陶 苏州园林 /25
王安忆 上海的弄堂 /28
陆文夫 人造的自然 /33
周瘦鹃 观莲拙政园 /35
程乃珊 上海FASHION /39
黄 蒙 秦淮拾梦记 /46
高 阳 我的老家“横桥吟馆” /53
陈丹燕 弄堂里的春光 /58
王振忠 老房子 /62
徐蔚南 快阁的紫藤花 /71
柯 灵 巷 /74

移天缩地在君怀

- 张中行 圆明园劫灰 /79
祝 勇 午门外 /83
陈从周 恭王府小记 /86
史铁生 我与地坛 /89

汪曾祺	国子监 /93
张恨水	陶然亭 /100
刘心武	人在胡同第几槐 /104
邓友梅	四合院 /108
李国文	超越四合院 /115
王辛笛	记忆中的北京胡同 /119
张锐锋	四合院札记 /123
朱 湘	胡同 /131
梁思成	山西民居 /134
宗白华	中国园林建筑之美 /137

往事知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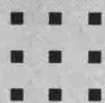
舒 乙	老舍和丰富胡同 /145
邓云乡	八道湾老屋 /149
傅光明	文学的遥远记忆 /154
屠 岸	访八大山人的故居 /158
孙绍振	不堪细读三坊七巷 /162
林那北	笔墨文章满坊巷 /165
沈从文	芷江县的熊公馆 /170
郭沫若	访沈园 /177
周作人	娱园 /181
郑振铎	石湖 /184
冰 心	我到了北京 /188
吴福辉	弄堂深处是吾家 /193
柳 萌	我的小院 我的故事 /201
红 孩	那“榆荫”下的一潭 /208

若问闲情都几许

- 季羨林 二月兰 /217
- 贾平凹 生活的一种 /222
- 韩少功 阳台上的遗憾 /224
- 余光中 沙田山居 /227
- 叶兆言 四合院的精神 /230
- 宁 肯 屋顶上的梦 /232
- 鲁 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35
- 巴 金 静寂的园子 /239
- 老 舍 想北平 /242
- 萧 红 我和祖父的园子 /245
- 朱光潜 慈慧殿三号 /247
- 朱自清 荷塘月色 /253
- 徐小斌 东方之灵 /256
- 李晓虹 “院” 望 /262

能不忆江南





苏州赋

王 蒙

左边是园，右边是园。

是塔是桥，是寺是河，是诗是画，是石径是帆船是假山。

左边的园修复了，右边的园开放了。有客自海上来，有客自异乡来。塔更挺拔，桥更洗练，寺更幽疑，河更闹热，石径好吟诗，帆船应人画。而重重叠叠的假山，传至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的是你的参差坎坷的魅力。

这是苏州。人间天上无双不二的苏州。中国的苏州。

苏州已经建成两千五百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无怪乎七年前初次造访的时候它是那样疲劳，那样忧伤，那样强颜欢笑。失修的心灵似乎都在怀疑苏州自身的存在。苏州，还是苏州吗？

苏州终于起步，苏州终于腾飞。为外乡小儿熟知的江苏四大名旦香雪海冰箱，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长城电风扇全都来自苏州。人们曾经担心工业的浪潮会把苏州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情趣淹没，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了苏州人的关注，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近几年的修复复原了这么多古建筑古园林。在庆祝苏州建成两千五百年的生日的时候，1986年，苏州迎来了再生的青林。一千五百年前的盘门修复了，是全国唯一的精美完整的水陆城门。环秀山庄后面盖起的“革文化之命”的楼房拆除了，秀美的山庄复原，应令她的建造者在天之灵欣慰，更令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戏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纷纷建成。寒山寺的钟声悠扬，虎丘塔的雄姿牢固，唐伯虎的新坟落成，苏州又回来了！

苏州更加苏州！

当我看到观前街、太监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辉煌的彩灯装饰的得月楼、松鹤楼的姿影，看到那些办喜事的新人和他们亲友，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闻到闻名海内外的苏州佳肴的清香的时候，不禁为她的太平盛景而万分感动。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年的麻烦、冲撞、紧迫、危机与危机的意识，然而今天的苏州，得来是容易的吗？会有人甘心失去吗？

不，我不能再在苏州停留。她的小巷使我神往，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而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梦见弹词开篇的歌声里。弹词、苏昆、苏剧、吴语吴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我真怕听这些听久了便不能再听得懂别的方言与别的旋律。也许会因此不再喜欢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国语。那迷人的庭园，每一棵树与它身后的墙都使我倾倒，使我怀疑苏州人究竟是生活在亚洲、中国、硬邦邦的地球上还是生活在自己营造编织的神话里。这神话的世界比真的世界要小得也要美得多。她太小巧，太娇嫩，太优雅，她会见过严酷的世界，手掌和心上都长着茧的人不忍去摸她碰她亲近她。

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换上纯洁的水晶？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已经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留园、遇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他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

更不要说苏绣乃苏州的佳看美点了。看到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技艺和耐心，优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地发言吗？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清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呆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

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曲，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恬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梦幻。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生气，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怎么留存的？也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嗡多灾多难的时代。

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盗名、大轰趋时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善，对于一切建设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抗。虽然，恶也是一种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七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得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偏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时髦转眼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了，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

王 蒙 (1934—)，祖籍河北南皮，出生于北京。当代作家、学者，著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曾担任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为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千年庭院

余秋雨

—

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岳麓山地处湘江西岸，对岸就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儿，乘着当时称之为“革命大串联”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山梁上。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没有被“大串联”的浪潮裹卷过，但又很少有人能讲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国停课，这么大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间教室能够例外，学生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于是就在报纸、电台的指引下斗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现在的青年天天在设计着自己的“潇洒”，他们所谓的“潇洒”大体上似乎是指离开世俗规范的一种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潇洒”一词，却也在某种气氛的诱导下追慕着一种蹂躏规范的生命状态。敢于在稍一犹豫之后咬着牙撕碎书包里所有的课本吗？敢于啜嚼片刻然后学着别人吐出一句平日听着都会皱眉的粗话吗？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师头上去吗？敢于把图书馆里那些读起来半懂不懂的书统统搬到操场上放一把火烧掉吗？敢于拿着一根木棍试试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还是实心的吗？说实话，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学生都有可能心中一闪而过，暗自调皮地一笑，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实现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个国家的

一个时期，这一切全被允许了，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地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后来发觉已被“造反派”同学所鄙视，无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懒了。这一切当时看来很像一回事，其实都是胡闹，几年以后老同学相见，只知一片亲热，连彼此原来是什么派也都忘了。

记得胡闹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一所学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轻人追求新奇，差不多的事情激动过一阵也就无聊了。突然传来消息，全国的交通除了飞机之外都向青年学生开放，完全免费，随你到哪儿去都可以，到了哪儿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钱，名之为“革命大串联”。我至今无法猜测做出这一浪漫决定的领导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好像是为“造反派”同学提供便利，好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好像又在为“保守派”同学提供机会，迫使他们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风气，转变立场。总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学生，也包括一时没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师，大学的，中学的，乃至小学高年級的，城市的，乡村的，都可以，一齐涌向交通线，哪一站上，哪一站下，悉听尊便。至于出去之后是否还惦念着革命，那更是毫无约束，全凭自觉了。这样的美事，谁会不去呢？

接下来出现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路运